

落雪的故乡

□刘卫涛

小时候,在故乡,冬日里不美美地下几场雪,这个冬天便会过得没有一点意义。

吃过午饭后,风带着哨子从破风岭上那个豁口上吹来,村落里的树抖落了一树的黄叶,落叶被风又吹上屋顶,吹上高空,像一群鸟儿般在村落上空盘旋飞舞,一会儿村东,一会儿村西。风停的时候,空气里有股潮湿的气息。不一会儿,鹅毛般的雪轻飘飘地落下,没有一点声响。因为下着雪,寂静是这个下午最好的表述。习惯早睡的人们实在找不出理由来浪费这个雪夜,还不到七点,村落里已经看不到亮着的灯。

一大早起来,院门口的那棵老核桃树,落光了叶子的粗壮枝干上面擎着白白的一层雪,雪下面的黑褐色的树枝,如同雕塑里的有力臂膀,更加富有一种线条的艺术美。院子里,还没有人踩过的雪地,如同一张净白的宣纸,等待着书法家去研墨临宣。屋顶上,灰色的瓦沟上盛满了雪,随着瓦沟的起伏,那层白色的雪线也有了起伏,此刻,那白色的屋顶远比圣诞老人房子更加富有艺术美感。后山上,那片松林里,松柏茂密的地方,绿色

已经完全被雪覆盖,松柏稀疏的地方,绿绿的松枝依然倔强擎起。村落中间的碾盘边上,一棵老柿子树顶,几颗没有被夹走的柿子泛着诱人的红色,几只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,争吵着要把它据为己有。

因为下着雪,忙碌惯了的人似乎还不太习惯在家里休息,勤快的男人在家里转出转进,实在找不到活儿可干,婆姨便呵斥他:就不会上炕去睡去,转啥哩,火烧屁股似的!那些喝酒的男人这时候拎着酒瓶子,满村落里转,生拉硬拽着平日里那些酒友们。不一会儿,三三俩俩都袖着双手,转磨着,看着自己老婆进了邻居家里去拉家常了,脚步逐渐加快,刚刚转过墙角,脚下一滑,跌了一一屁股股,摔得吡牙咧嘴地疼,却不敢吭声,一边拍着屁股上的雪,一跳一跳走了。

院里的鸡多半已经上架,还有几只平日里比较挑食的这会儿不得不在院落里转悠,雪早已经没过鸡爪子,它们从鸡窝这头走到屋檐下的台阶上去,试图在房檐下的土窝里扒拉些吃的,走过雪地时似乎有些费力,身子分明扭动地有些厉害,翅膀也微微有些张开的样子。因为

下雪,院子里没有人走动,院落中央那道鸡爪痕清晰可见,的确像极了画家笔下的竹叶。鸡的扒拉声惊醒了炕上睡觉的猫,它悄悄起来,俯下身子,慢慢靠近,突然地冲出,鸡一跳老高,嘴里发出咕咕囔囔地声响,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。猫还想追赶,一个箭步冲出,又紧紧忙忙收了回来,连忙抖了抖爪子上的雪,退回到屋檐下,一下一下舔着自己的爪子。放学的孩子一路追跑着打起了雪仗,叽叽喳喳地声响惊醒了狗窝里的虎子,他急急忙忙冲出来,跟着那些孩子疯玩。孩子们将雪球扔出去,狗紧紧忙忙跟着冲出去,孩子们扔过来,狗又紧紧忙忙追过来。孩子们扔向空中,狗一跳老高地去接,一下子狗鼻子上满满地全是雪,惹得孩子们笑得浑身颤栗着,哗啦啦,身旁的树被人摇落,白雾般的雪落满了树下的孩子满头满脸,孩子旁边的那只棕黄色的狗瞬间成了一只白狗,狗使劲抖了抖身子,瞬间又恢复了原来的颜色。孩子也飞快地跳出树下,用手抹了一下脸,全然不顾身上的雪,从柴垛上掬起一把雪,捏成雪球去追赶伙伴。狗也不知跟谁一伙好,盲目地跟前跟后,狗鼻子里也喷着白白的热气。

孩子们玩得满头满脸是汗,有的孩子抓把雪捂到脸上,用手抹上两把,白生生的雪立马变成了黑色的水,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邻家的小院里,半米高的雪人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,一溜烟似的跑了过去,围着雪人叽叽喳喳地跳跃着,声音盖过了院子上空的那只衔枝垒巢的喜鹊。男孩子给雪人儿手里插个木头枪,女孩子给雪人头上戴个红围巾,男孩子又给雪人戴个没有镜片的眼镜架,女孩子又给雪人头上用麦秸杆扎个辮子。一会儿过去,发现雪人儿不伦不类,男孩不像男孩,女孩不像女孩,就叽叽喳喳争执了起来。于是,又开始分成两组,各自堆起自己的雪人来。

有关童年的记忆里,最是这落雪的季节经得起回忆。

如今,我站在二十层的房间里,透过阳台窗户,望着雾气茫茫的城市上空,以及远处的车流碾压过后湿漉漉的马路。这时候,母亲刚好打来电话,叮咛一下我:下雪了,天冷,要给孩子穿暖和些,小心感冒了。刚好,我的记忆被母亲的这句话又一次衔接起来。我问她:老家雪大吗?母亲说,雪可大了,足足有半尺来厚。我又问母亲,那还有人堆雪人吗?母亲说,村里年轻人都走光了,就剩下些老人家,不摔跤都算烧高香了,还堆雪人……

蓦然回首在桥上

□阿 杨

白水桥,这个名字是我起的。我问别人,它叫什么名字?似乎都答不上来,大家都称它为“悬索玻璃桥”或“玻璃栈道”。我有些无奈,这么一座很招牌、很气势的大桥总该有一个名字吧,于是,我便按照它身在白水湾,给它起了个白水桥的名字——就像一个孩子得跟着他爸姓一样。

来白水湾之前,我并不知道这里是藏在深山里的美丽,更遑论还有一个悬索玻璃桥。不过,凭借着想象,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座桥应该是玻璃制作的,悬在空中的,且与其它许多桥不一样的大桥,这便有了几分惊险刺激的味道,自然就有了一些吸引。

其实,桥于许多人来说是赋予了浪漫情调的建筑,比如,许仙同白娘子就是在桥上相遇的,还有牛郎织女的鹊桥会;另外,马致远的那句让人陶醉得要死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,卞之琳那句脍炙人口的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……”等等,等等。打小我就喜欢桥,那时我还不知道白娘子和许仙一类的事情,也不会背诵“小桥流水人家”之类的诗句。只是觉得桥能将两处不相连的地方连通,是一桩非常有趣的事情。可惜,我们那个小镇虽然靠近水边,却没有一座桥,两岸来往靠的是木船。后来上中学,每天要走十来里路去学校,中途有一座二十多米长的“长丰桥”,水泥制作的,与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拱形赵州桥出入很大,不过,我还是挺喜欢这座桥的,有时候学着电影里的镜头,独自坐在钢筋桥栏上,捧着一本书装模作样的,一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况味,那种感觉现在回味起来依然还是挺美的。这座桥很破败的,多数钢筋栏杆都被附近的人家想方设法弄走了,仅在桥的中间还留着几根栏杆,我常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,万一哪一天这几根栏杆也被弄走了,我就没法“装模作样”了,所幸的是这几个栏杆在我毕业时依然还保留着。那时候,每到夏天,我们放学时都要在桥上玩跳水,桥下两米就是河面,我们或站在桥身上,或立在桥墩上,学着跳水运动员的姿势往河里跳,桥上火辣辣的太阳,水里却清凉舒爽。寒来暑往两年,“长丰桥”给了我无数的快乐时光。这座桥至今还在,不过,已不再寒酸。有时候回乡经过这座桥时,总是有几分亲切。

我现在生活的这座江城有不少的桥,有的桥如不住两边留意看,还只当是笔直的道路,这样的桥感觉缺少了些什么——于我看来,桥就得有桥的样子,否则就没有了桥的味道,毕竟它不同于一般的道路。几年前,去浙江普陀山玩,途中,车辆在一座跨海大桥上行进了有将近一个小时,一车的人都感慨不已,导游告诉我们:这座桥叫做杭州湾大桥,全长三十六公里,是世界第三长的跨海大桥。说实话坐在车上的感觉与车在陆地公路上行驶的感觉差不多,倘若能在桥上走一走,那种感觉肯定就美妙多了。有一次,我和同事去铜陵出差,需要经过安庆长江大桥,我将车窗摺下来,桥下的长江里,来来往往的船只缓慢的在江心前进,江风吹进车内,带着清新的气息让人特别的舒爽,我一下子就有了下车的冲动,开车的同事却死活不让我下车说这样违规,于是就将车辆开得很慢,让我慢慢体会在桥上的感觉,这种感觉自然没有脚踏实地的在桥上行走时那份独特的快乐。

当我行走在白水桥上时,我便有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激动,玻璃营造的透明感和与大自然的融合感,让我有一种踩着云端优哉游哉的感觉,旁边飞泻的瀑布,气势磅礴,更增添了身在空中的快乐——我努力搜寻快乐的滋味,发现这种快乐是那种童年时代在童话中才能寻找的快乐……

我低头看脚下的栈道,嗨!瀑布形成的奔流在欢腾,并向山下的村庄蜿蜒前行,一个个的景点和村庄的房屋便如一颗颗的珍珠被溪流牵引着,呈现出靓丽温馨的景象。这时,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一个孩子行走在另一座小桥上,我向他们不停地挥手,那个孩子似乎看到了我的挥手,仰着脸看着我或是在看着空中的这座玻璃桥。我想,这座桥或许也是他的童话故事。

一抹阳光照射到玻璃桥上,大桥显得闪闪放光,两边的山变成了金色,天空越来越蓝,瀑布溅起的水珠开成了一朵朵银色亮眼的小花……我展开双臂,犹如展开翅膀,我想起了少年时的我坐在“长丰桥”上的装模作样,还想起了立在桥墩上纵身一跃的快意……

恍然间,我有了一个幻想:倘若这座桥没有终点,我会一直快乐的走下去,我想,我肯定会走回我的美好童年和少年。

难忘的人生第一次

□殷修武

古人云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。每个人的一生中,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。第一次的新鲜奇特,第一次的高兴欢乐,第一次的伤心掉泪,第一次的委屈……这些第一次的经历都会留在脑海中一辈子也忘不掉。

我五岁时,因家中生活困难,这年腊月,母亲第一次带着我去临村讨饭。刚到村口,就被两条大黄狗团团围住,我吓得全身发抖并大哭起来,母亲也吓得双腿直哆嗦。此时,50多岁的冯九公爷爷看到后,拿起一根木棍把狗打跑了,并把我和母亲拉到他家中饱餐一顿后,又往母亲的讨饭篮里装上五六个大山芋,并把我和母亲送到村外。光阴荏苒,一晃七十年过去了,如今,我每看到马路上或垃圾箱旁有人甩掉的馒头、包子等食品,就想起我当年讨饭的情景,冯爷爷那慈善的音容笑貌就会在我脑海中荡漾。

1951年,八周岁时我上小学了。教我们一年级算术课的牛老师是个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,当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时,就被他丰富的知识和幽默的授课方法所吸引。如他教我们写认阿拉伯数字时,他不只教我们怎样写,而且还说“数学含有丰富的哲理”。如“1”,就说1字很伟大跌倒也不会减少人生价值,因为它竖着是1,跌倒了还是一,6将它颠倒,就变成9,价值不但不减少,还会大幅度增加……牛老师一直教到我们高小毕业。由于牛老师的算术课教得好,那时候20名高小毕业生才能有一个考入初中,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。如今,60多年过去了,我脑海里还留有牛老师的伟大形象。我想,如果没有牛老师的教育,当时考不上中学,如今还不知道我能干什么哩!

1958年秋,我们初中二年级丙班组织学生到40多公里外的蒙城县龙亢农场参观拖拉机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拖拉机。那时,皖北地区流传

庭院池塘的一角,为其锦上添花,然而,它却立在这儿——这个钢筋水泥大厦林立的街市中。当萧瑟凉风过后,它们无怨无悔地脱下彩衣,静静地等待死亡。为着自己埋藏在那片黑暗泥土下的另一部分生命,它们尝尽孤独,任自己曾经洁白美丽的身体消殒在淤泥之中,却依然甘之若饴。它们的花开花落是为了另一种新生,它们抛却美丽只为最终的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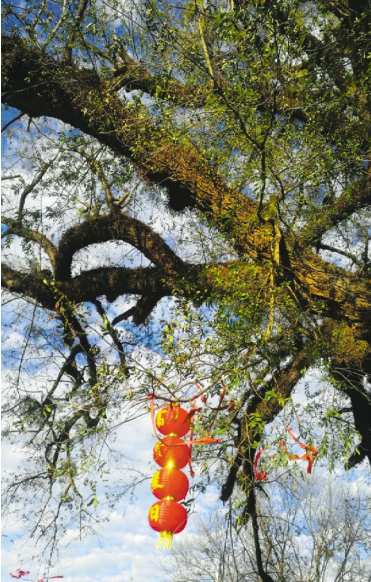
当采莲人翻开淤泥挖出大段大段藕节时,残荷终要被掩埋在泥土里,只是,不知是否有人记得它们曾经存在过,记得城市的一隅还有一片残荷在与霜雪对垒。不过,我想生命原不需要什么注脚,草活一生,等待花开;人经一世,等待成就。而为了那累累硕果,即使风雨兼程也心甘情愿,这样想来,这片残荷也是充满智慧的了。

的鼠哪里知道,这里经常下雨,每逢下雨,河水猛涨,更可怕的是,这一带的河床东岸比西岸平均高几十公分。因此,涨水的时候,水肯定会大面积地漫过西岸,因此,大量的短脚鼠被冲进了河里……

其实,就在离它们不远的地方,河面最窄处只有几米,况且还有一座桥,可就是这几米的距离,只有一小部分短脚鼠走了过去,没过去的,最终丢了命。

短脚鼠能走百里之远,却不能过几米之路,这是它们生命中的悲哀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,再长的路,一步步也能走完;再短的路,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。

可可摄影作品小辑



残荷的智慧

□佟晨绪

在我的印象中,那亭亭玉立的绿茎,那田田的荷叶,那临风绽开、摇曳生姿的红荷,宛如少女般婀娜多姿。它们展现着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俏皮意境,追求着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莲而不妖”的君子风范,相守着一份纯净高洁。朱自清笔下的荷更是优雅到了极致——“层层叶子中间,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,有袅娜地开着的,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;正如一粒粒的明珠,又如碧天里的星星,又如刚出浴的美人……”荷塘呢,是充满了诗意的,既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蔚然气象,又

有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”的浪漫情怀。放眼望去,尽是田田的叶子,肩并肩挨着,倘有采莲女荡叶小舟划开一条水路,便可引来文人骚客的大加称赞。

可是深秋初冬的荷塘,满是横七竖八的残叶枯茎,像是刚结束一场战斗的沙场,倒下一批英勇的战士,悲壮惨烈。凉风拂过,更平添了几分荒凉。荷塘淤泥上散落的荷叶,皆褪尽了饱满鲜亮的绿色,像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,瘦削得只剩下枯黄干燥的皮,向四处发散的经脉尽显数露。它们已经没有了出水芙蓉般婀

娜多姿的风采,也没有了娇嫩美好、优雅清艳的容颜。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,它们却变得刚强坚毅,显现出一种沧桑之美。即使被拦腰折断,剩下的半截依然笔直地挺立着,像不屈的烈士。这残荷正是用自己的枯茎同风霜雪雨顽强地抗争着。

刘秉忠曾写道:“干荷叶,色苍苍,老柄风摇荡,减了清香。越添黄。都因昨夜一场霜,寂寞在秋江上。”是的,这一片残荷的确寂寞,我不知道它们以这种姿态还能站立多久,也不知道它们经历了怎样的风吹雨打。它们本应站在西湖开成一片花海,享尽游人赞赏,或是淡雅地开在雅致

是一次生命之旅。

尽管前路未卜,短脚鼠依然迁徙,每年都会成群地奔向塞内加尔河。这期间,有许多鼠因为各种原因而死去,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其它鼠奔向目的地的决心,它们每天行进的路程大约只有几百米,但就算走的再慢,它们也会走下去……

塞内加尔河有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每到深秋,总会有大批短脚鼠飘在水面

在非洲大草原上,生活着一种长相丑陋的鼠,这种鼠四肢短小,身体肥胖,静止不动时,整个身子能盖住四只脚,因此,当地人管这种鼠叫短脚鼠。由于身体比例严重失调,导致这种鼠行进速度十分缓慢,只是普通鼠的百分之一。

每到夏天来临,这种鼠便开始迁徙,至塞内加尔河岸边开始繁殖生子,这段路程不但长远,途中更有险恶的高山河谷,因此,对于短角鼠来说,这着实